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年4月13-17日)

1、《国家利益》：西方如何促进跨大西洋合作

4月16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美国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James Jay Carafano)与匈牙利总理办公室主任马顿·乌格罗斯迪(Marton Ugrosdy)所撰文章《西方如何确立更好的跨大西洋合作》,就跨大西洋合作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做出分析。文章指出,跨大西洋共同体是由利益、地理和价值连结而成的国家集团。双边关系是合作的核心。当前,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多重威胁,其中包括以作秀为目的的镜像政治、频繁发生的政治内讧、僵化的政治传统、对自由市场的限制性干预、不平衡的欧洲发展战略以及脆弱的能源安全等因素。身处大国博弈与地区冲突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必须积极改善双边合作关系,搭建沟通桥梁,才能在变局中稳步前行。具体而言,一是要准确评估实证数据,为公共政策提供切实的经验;二是要构筑自由开放的合作空间,求同存异,在保留各国自主性的同时达成共识;三是要构建北约、欧盟以外的交流新形式和平台,扩大公民社会的参与;四是要加强防务合作,改善工业伙伴关系,为促进跨大西洋共同体集体安全而共同努力。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west-can-build-better-transatlantic-cooperation-206402>

编译：谭燕楠

2、《外交学人》：缅甸冲突双方依旧难以达成谈判

4月14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了该杂志客座作者诺特蕾莎（Naw Theresa）的评论文章《两年的动荡：缅甸的僵局》，文章指出，缅甸的军事冲突正陷入僵局，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然而，双方都不曾表现出缓和或处理冲突的态度，其中，国家行政委员会（SAC）军政府和缅甸军方（Tatmadaw）低估了反对派反抗的决心，而民族团结政府（NUG）及其附属人民国防军（PDF）则高估了公众在日益艰难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冲突的兴趣。此外，双方为得到领土控制权与国际认可，都对外宣称其在冲突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但却无法提供可信的数据与事实证据。另一方面，2023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缅甸法案的通过，为反对抵抗力量重燃了从外部获得军事援助的希望，并以期通过合适的武器来尽早结束战争。最后，文章表示缅甸的冲突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未显示出缓和的迹象。无论是军政府还是反对派都沉浸于自身目标，而难以预见谈判前景。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4/2-years-of-turmoil-myanmars-grinding-stalemate/>

编译：顾程铭

3、《经济学人》：美国总统与他们的爱尔兰情结

4月13日，《经济学人》官网欧洲板块刊登专栏文章《为何美国总统要渲染他们的爱尔兰情结？》。文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12日开启他七年内对爱尔兰的第三次访问，此前他分别于2016年作为时任副总统和2017年以个人名义前往爱尔兰。自1963年肯尼迪成为首个访问爱尔兰的美国总统以来，八位美国总统先后访爱，这也使原本面积狭小、军事中立的爱尔兰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美国总统对访问爱尔兰一事保持重视离不开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考量，根据2021年美国普查局开展的美国社区调查，9%的美国人宣称自己拥有爱尔兰血统，而都柏林的外交官员也巧用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一动机，在总统大选前揭示候选人的爱尔兰血统。对于拜登访爱，都柏林大学克林顿研究中心的美爱关系研究者利亚姆·肯尼迪（Liam Kennedy）表示，拜登总统在对爱尔兰祖籍和爱尔兰身份上所持态度相较于其他美国总统更加真诚。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3/04/13/why-do-american-presidents-play-up-their-irishness>

编译：余洪奕

4、《辛迪加报业》：谁杀死了硅谷银行

4月13日，《辛迪加报业》发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高级政策顾问巴里·艾肯格

林（Barry Eichengreen）所撰文章《谁杀死了硅谷银行》。文章认为，在硅谷银行（SVB）破产一个月后，关于 SVB 破产原因的分析愈加清晰，主要围绕四个方面：SVB 自身管理不力、SVB 纳储过量、美联储监管不足以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其一，作为一家拥有两千亿美元资产的金融机构，SVB 在整个 2022 年都未设首席风险官；并且不同于其他同类型银行均线下返岗，SVB 仍保持线上办公，这使其难以在跨时区协作的情况下做出艰难决策，如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套期保值。其二，SVB 绝大多数客户的储蓄金额超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赔付上限，储户出于对储蓄安全的担忧而大量兑现。其三，美联储监管不力，未能在 SVB 纳储增长 400% 的情况下给予更多警示；更为致命的是，美联储没能预警通胀和利率激增。其四，长期政策性的低利率促使 SVB 等银行大量购入长期国债，而美无节制的政府赤字加剧高通胀，迫使美政府通过提高利率来缓解财政负担，最终导致国债贬值，包括 SVB 在内的利益攸关方蒙受损失。作者认为要解决 SVB 的破产危机，加强银行管理、完善银行立法、提升储户风险意识、提高交易账户的保险存款上限都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甚至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有较大调整，因为当前的经济目标仍是“低通胀-高就业”，而非“金融稳定”。由此作者提出唯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加强银行监管，将 SVB 的经验教训纳入监管考量并保障监管。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four-explanation>

s-of-recent-us-bank-failures-none-convincing-by-barry-eichengreen-2023-04

编译：陈熙芮

5、《外交政策》：游戏玩家、情报与间谍

4月15日，《外交政策》网站发布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乔纳森·阿斯科纳斯（Jonathan Askonas）和斯坦福互联网天文台技术研究经理蕾妮·迪雷斯塔（Renée DiResta）所撰文章《游戏玩家带来的情报威胁如何使间谍相形见绌？》。近期，美国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军事机密文件泄露，这是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西方情报失败事件之一。该文件传播的特殊方式和泄密者的动机令资深情报官员感到震惊——这些信息并未被透露给他国情报机构或媒体，而是被发布于在线游戏聊天服务器，此举并非传统的间谍或黑客行为主义行动，而是出于在互联网论坛上寻求影响力的动机。这种类型的泄密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此前有关武器系统设计和性能的秘密信息曾多次被发布至战争雷霆论坛（War Thunder），互联网文化也是切尔西·曼宁、斯诺登等泄露机密的动机。文章认为，一方面，这些技术天才年轻人的工作性质使之在社会上遭到孤立，因此更可能在互联网上寻求安慰、快乐和真正的联系；另一方面，互联网社区的礼物经济运作模式使用户倾向于发布所谓“更有价值的内容”。文章指出，美国反间谍工作不仅需要调整程序，更需要适应

全新的泄密文化，即情报行动和互联网文化的融合。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4/15/ukraine-leak-intelligence-discord-espionage-gamers-internet-online/>

编译：王叶湑

6、CSIS：出口管制和无形商品

4月1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刊登贸易和技术项目主任艾米莉·本森（Emily Benson）、国际商务学院实习生玛戈·普特南（Margot Putnam）的评论文章《出口管制和无形商品》。随着无形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多边出口管制方式需以更优的基础设施和机制进行提升。首先，无形商品包括非同质化代币（NFTs）和可秘密安装在移动设备上的间谍软件（spyware）。而软件（software）主要是一种无形的服务，人工智能则是有形组件和软件服务的混合体。第二，无形商品出口管制将给美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边境官员无法即时检查出口的无形商品和服务，且数据的去中心化与公开化使得开源数据的控制十分困难。第三，瓦森纳协定最初为硬件控制而设立，近年来对无形商品进行针对性控制。但因其无法以特定国家为目标，难以解决无形商品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第四，美国务院的《国际武器运输条例》（ITAR）对航空航天等服务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控制，可作为未来出口管制的一种模式。第五，俄以否决权阻碍瓦森纳协定，防止全球出口管制联盟限制俄先进技术发展，瓦森

纳的协商一致机制遭到质疑。第六，瓦森纳协定是管理军民两用物品的必要法律框架，各国需尽快考虑无形商品出口管制的新框架。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xport-controls-and-intangible-goods>

编译：刘力凤

7、《外交学人》：美国和菲律宾宣布进一步升级安全关系

2月3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刊登其东南亚编辑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奇奥（**Sebastian Strangio**）的文章《美国和菲律宾宣布进一步升级安全关系》。文章写到，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华盛顿与菲律宾外交部长恩里克·马纳洛（Enrique Manalo）和国防部长卡利托·加尔韦兹（Carlito Galvez）举行“2+2会谈”。作者认为，在宣布的一系列措施中，最主要的是两国正在最后确定一份涵盖美国在未来十年向菲律宾提供的国防援助的路线图。双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通过安全部门援助路线图，指导共享国防现代化投资，还承诺“加强双边规划和互操作性，以确保做好应对一系列危机和情景的准备”以及使用美国军事援助购买中型直升机。作者分析，这一声明体现了美菲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加倍致力于实现联盟现代化，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名义对抗中国日益增加的海军实力，以及在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海域进行威慑的想法。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4/us-philippines-announce-further-upgrades-to-security-ties/>

编译：聂子琼

8、《外交事务》：西方应采用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

4月14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和 CFR 高级研究员和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查尔斯·库普昌（Charles Kupchan）的《西方需在乌克兰采取新战略——从战场到谈判桌的计划》。文章指出，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并不乐观，人力和经济成本攀升，最终结果或为僵局。由于担心民众的指责，普京不会停止战争，将保持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乌要求更多援助，西方需向乌提供更多武器，以夺回更多领土的控制权。然而军事援助或将无助于改变战争的僵局，大规模支持会带来广泛的战略风险，并给全球经济带来高昂代价。西方需采取双管齐下战略，加强乌军事能力的同时增强外交努力达成停火，促进双方谈判，与乌缔结安全及经济支持协议使乌接受停火，并减免制裁使俄遵守停火协议。西方应制定外交路线，确保乌的安全和生存能力，同时努力恢复该国的领土完整。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russia-richard-haass-west-battlefield-negotiations>

编译：罗柳青

9、报业辛迪加：如何使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力

4月10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黛安·科伊尔 (Diane Coyle)所撰文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前景和危险》。文章指出，自从 ChatGPT 问世以来，许多分析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取代数百万劳动力并导致大范围经济动荡。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旨在通过算法取代人力以降低成本，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将使大量工作实现自动或半自动化。由于缺乏技能和专业知识，大多数公司采用强大技术的速度或将缓慢。虽然新技术经常扰乱生计和产业，但也能带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所需的生产力增长。当前公司在适应数字技术方面的困难表现为马太效应，由于具备采用工具并从中受益所需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先进软件的复杂性赋予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公司优势。鉴于使用和维护生成式人工智能需大量且昂贵的算力，少数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将增强市场力量并设置难以逾越的进入壁垒。然而，新技术的真正潜力超出了使少数公司提高效率或开发新产品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须改变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力并创造真正价值。文章建议，为使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近二十年极其缓慢的生产力增长，应确保其能带来广泛利益共享，为所有企业提供使用革命性工具的途径，并吸取上一波数字创新浪潮的教训。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enerative-ai-tools-could-displace-millions-of-workers-but-also-boost-productiv>

编译：张丁

10、国会山：“三边主义梦想”可能成为韩日美的噩梦

4月11日，国会山网站刊登了自由记者唐纳德·柯克(Donald Kirk)撰写的评论文章：《“三边主义梦想”可能成为韩日美的噩梦》。文章认为，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一直梦想组建美韩日三边联盟。尽管韩日间的历史问题可能导致正式联盟难以达成，美国仍坚持“三边主义”的梦想。但是，这可能会导向一场索赔与被索赔的“噩梦”。文章指出，韩日关系受到历史敏感问题的困扰，例如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日本教科书措辞、对韩劳工及后代补贴、独岛（日本称“竹岛”）的持续争议等问题。这些历史问题并未因美国的愿望或日韩领导人近期的合作而消失。不过，韩日关系存在一些改善。韩国与日本正在展开更密切的联合军事演习，并恢复前任政府取消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以此共享重要情报信息。美国希望看到韩日关系改善的更多实质性迹象，并吸引韩国更多地参与到亚洲安全及防御事务中。但文章强调，历史遗产仍在影响韩日关系，华盛顿所能指望的最多就是与韩国和日本保持强大但独立的联盟，同时鼓励韩日军队一起训练，分享信息和见解，做好针对性的作战准备。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3938375-the-trilateralis>

编译：赵书韞

11、洛伊研究所：南亚水资源治理亟待多边合作

4月11日，洛伊研究所发布牛津全球协会研究员吉纳维芙·唐纳隆-梅（Genevieve Donnellon-May）所撰文章《多边合作可改善南亚的水资源困境》。文章呼吁南亚区域水资源的利益攸关方加强合作。自古以来，河流是南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但该地区河流在近数十年里受到工业化、城市化、人口激增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巨大压力，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和季风系统紊乱在南亚引发更为频繁的旱涝灾害。与此同时，治理不善导致南亚各国对水资源的争夺演变为“公地悲剧”，区域水资源管理亟待优化调整。文章认为，南亚地区共同的水安全问题为沿岸各国提供了合作的机会，虽然现阶段不太可能达成全流域条约或组织，但沿岸国家可采取措施加强互信，在水资源治理上增进合作：其一，包括中印在内的所有国家在建设大型跨国水利设施时，均应以同流域其他国家的语言公开工程信息。其二，各国应在现有双边协议基础上，实时共享全年水文数据，减少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操纵水资源的疑虑。其三，中国可与下游国家的智库和科研人员搭建一个全流域范围的对话平台，共同商讨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四，各国可考虑水电合作等其他形式的联合项目，借此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文章称，

为避免南亚地区的水资源争夺引发政治和社会经济风险，中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其他沿岸国家也应积极响应双边、三边和全流域的合作倡议。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multilateral-cooperation-can-improve-south-asia-s-water-woes>

编译：吴子浩

12、《国家利益》：法国的外交政策评析

4月11日，《国家利益》发布特约编辑莱昂·哈达尔（Leon Hadar）所撰写的文章：《美国结盟最久的盟友：要拥有，并享用羊角包》。文章指出，长期以来，推动法国外交政策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高尚的理想主义。文章回顾了美法结盟的历史渊源，早在1778年法国承认美国的独立伊始，两国就已结为盟友。但是尽管法国在美国革命期间提供援助的主要动机与两国共同的理想无关，法国更多的是为了挽回其在法印战争中的损失。也是因为国家利益，法国将美国陆续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此之后，戴高乐主义在法美关系中打入一枚楔子，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法美关系恶化。戴高乐主义外交政策在承认法国国家安全利益依赖于与华盛顿的联盟的同时，宣称其从美国“独立”，然而事实是1973年的中东石油禁运证明了法国将继续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因此，文章比喻道，法国人在借助美国军事力量开展系列行动时，一边吃着牛角面包，

一边吃着美式汉堡。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乐于将自己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强调法国要努力为欧盟赢得“战略独立”，使欧洲人能够在全球舞台上与美国人竞争。但俄乌冲突打乱了法国的这些宏伟设计，这场战争突出了欧洲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依赖，以及未来对美国能源的依赖。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平衡的变化也削弱了法国的力量，如美国决定与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技术合作协议，此举破坏了法国与澳大利亚的潜艇合同。然而，马克龙继续追求他的宏伟梦想，坚持认为法国和欧盟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需要与美国人保持距离，指出与台湾的危机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此外，马克龙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并没有展示欧洲的团结和对北京的“平衡力量”，而是强调他的政策主要由法国的利益驱动。文章最后强调，长期以来，推动法国外交政策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崇高的理想主义，包括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E2%80%99s-oldest-ally-having-croissant-and-eating-it-too-206393>

编译：余懿

13、《纽约时报》：拜登的外交政策可能使美国陷入国际孤立

4月12日，《纽约时报》网站发布专栏作者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所撰文章：《拜登的外交政策如何孤立美国》。文章引用了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研究所(Bennett I

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撰写了一份关于俄乌冲突公众舆论分析报告，数据显示，这场冲突改变了东亚和欧洲发达民主国家以及美国的公众情绪，让这些国家的民众联合起来反对俄罗斯，并让大众舆论转向更亲美的方向，但在这个民主集团之外，舆论趋势却非常不同，从欧亚大陆到非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国家的公众舆论变得对俄罗斯更加有利；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亚地区，人们对中国的评价也更好；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舆论对俄罗斯的评价仍比美国略高；而且第一次出现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的现象。文章指出，根据《经济学人》杂志最近的一项调查，在西方联盟之外，对于乌克兰的支持也在缓慢降低。在过去一年中，谴责俄罗斯的国家数量略有下降，而中立和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文章强调，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对此有应对策略。但白宫倾向于接受鹰派对地缘政治格局的描述，即民主与专制、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分歧加大。这符合拜登政府“为国际自由民主斗争”的政治目标。然而，这种为民主而战的愿景有弄巧成拙的风险。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如果不能与那些不接受英美自由主义或欧共体的国家合作，就根本无法建立遏制中国或俄罗斯所需的联盟。另一方面，如果将民主战略与只属于民主党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将无法为亲民主的大战略争取持续的两党支持。文章强调，基本价值观的分歧可能正在推动发达民主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裂。也许美国可以把最亲密的盟友，团结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愿景周围，

但将面临着疏远所有人的风险。

<https://www.nytimes.com/2023/04/12/opinion/biden-foreign-policy-china-russia.html>

编译：黄思予

14、《外交政策》：人工智能对战争的革命性影响

4月11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的署名文章《人工智能将何以改变战争——》。文章提出，最新型的生成式 AI 具有从根本上变革战争的地缘政治与威慑模式的潜力，最终还可能导致生存危机。文章进而探讨了人工智能对战争影响的多面性。一方面，新技术可能使战争的致命性减弱，并最终加强威慑，无人武器在战场攻防中的全面应用可能使战斗人员的生命得以挽救，避免人类的直接冲突。另一方面，AI 驱动的决策程序可能使大国削减他们的决策窗口期，由数天、数小时到区区几分钟。这可能会导致对 AI 决策评估的过度依赖，甚至在面临核战争也同样如是。文章紧接着转入了对 AI 技术的军事应用进行规制与治理的困难性。其一是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和互信缺失。尽管美国官员声称他们将强化对 AI 军事应用的审慎评估，但在拜登政府竭力遏制向中国出口高端技术，力图维持美国在 AI 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五角大楼很可能会加速这种努力。同样，在沟通机制匮乏的条件下，中、俄和其他第三方是否会遵循同样的逻辑也颇成问题。其二是技术普及与滥用的风

险。相比于冷战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如今被更多的行为体所掌握，其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于获取制造脏弹或其他致命武器的技艺，或用于探测核武设备的地址以使大国间的威慑效果遭到削弱。最后，一场新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中，寄望于政府将因安全目的推迟技术研发的想法尤为不可能，这不仅是因为世界最大的公司正参与彼此间激烈的竞争，而且新技术也被卷入了大国间争夺支配权的国际环境。目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在于，各方并没有对“下一步将去向何方”的有效对话。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4/11/ai-arms-race-artificial-intelligence-chatgpt-military-technology/>

编译：肇冠同

编译：吴子浩、赵书韫、余懿、黄思予、肇冠同、张丁、罗柳青、聂子琼、刘力凤、陈熙芮、谭燕楠、王叶湑、余洪奕、顾程铭

审核：聂未希、苗争鸣、郑乐锋、周武华、贺刚、申青青